第一章x0.21

我们都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被大人告知，当今世界上存在着两个最为强盛的国家，一个是札克罗斯王国，另一个是咱们的故乡，莱茵尼尔帝国。但是在帝国和王国登上历史教科书之前，还存在过一个旧王国，其首都也就是曾见证过咱们人类社会万年历史的世界文明之心——法莱嘉。她是现今札克罗斯王国的前身，也是人类与远古龙族结束常年争斗、建立长久友谊的第一块界碑。

一直到现在，咱们还能在王都的圣钟广场中心看见这场友谊的纪念雕像：一把巨大的刺剑自上而下刺入一个帝国骑士头盔，下方台柱状似烈火腾舞，上雕有共计三百二十七名旧王国公民和四十八条龙的形象，雕工细腻，仿若有生。人和龙都抬着头，凝望着剑柄的方向，仿佛在那之上仍然伫立着某位英雄的无形魂魄。

如果你在广场上找到那些正在兜售景区门票的小贩，问他们：那把剑的主人是谁，你很有可能会得到一大堆不尽相同的称呼、头衔、爵位和同一段不可思议的故事。

现在，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一个预感把刽子手从浅眠中唤醒。他刚睁开眼睛的时候，头和脚仿佛置换了位置，关于行走的记忆满满当当积在意识表面，五感却麻钝地压在身子底下。他皱着眉头，嘴里没有唾液，心口也紧巴巴的，一翻身就从狱吏低而矮的窄床上摔到了地上。这一摔，他浑身上下的盔甲都碰撞得震天响，囚人们纷纷从栏栅之间探出鼻尖，有的还拼命挤出他们肿得像金鱼的眼泡，想要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福尔考什·卢加——这是刽子手的名字——躺在自己那身又沉又厚的盔甲里，黑暗就像千斤的重物挤压着胸口。他虽然没能“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但也还是伸直了两条在烛光下闪闪发亮的盔甲胳膊，往下猛力一挣，居然像仰卧起坐似的把自己从地上拉了起来。要知道，就算单看他本人的体型，少说也有一百公斤重，再加上那身盔甲，他差不多是靠着那极力的一挣拉起了满满一车皮的猪油。如果选择顺应这个时代的思潮，不把万事都归因于神之大能，那么他的超人力量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坚强的意志力，以及平日绝不把一句话拆成两句说的节俭精神。

他此时急得连哈欠都忘了打，一秒也没有耽搁，从墙边上抄起他那把用来砍人头也用来处理蔬果的巨斧，径直往外走。步子吓跑了稻草堆里假寐的鼯鼠一家，于是它们和走道两边既惊又怕的囚犯们达成了短暂共情，心说着：这吃死人油水的臭胖子，又要去斩哪家贪官污吏的脑袋了。但囚犯堆之中的不安很快在空气中变质了，欢声笑语冒出了头：这家伙是不是误了点了，看他急的。慢慢的，大家都不再惊惧，转而遗憾自己赶不上看处刑。

一路上，沿着石壁接过来的廉价电灯泡忽闪忽闪的，映在刽子手那身盔甲凹凸起伏的纹路上，时间在上面流转又流失，他身后只留下一片时间静止的遗忘世界，既分不清昼夜，也分不清冬夏，只有无聊和焦虑统治着这个地方。这是法莱嘉的地下监狱，而狱吏们向来与囚犯吃住一处。只不过他们的那间集体牢房从不上锁、有桌椅和窄床、配备了基本的饮水装置，仅此而已。

监狱的甬道这么长，一身铁皮内又发闷发热，福尔考什·卢加很快就呼吸急促，大汗淋漓，却依旧加快了步子。他跨上十几级台阶，推开铁门，阳光扑面而来，原来是个明媚的大晴天。院子里有两个警察站着聊天，一只猫窜进铁篱笆后面的灌木丛，灰白色的尾巴尖还埋在枝叶之间，像一朵小花。日光反而让卢加浑身一冷，他接着赶路，就连那两个警察亲热地朝他打招呼：“嘿，这不是福尔考什小兄弟吗？”他也没顾得上提醒他们：福尔考什是姓，卢加才是名。

他握着那把大斧，穿着一身银甲，挤在周末早晨逛街的人群之中，不断地道歉，但没人听见他。那双铁靴踏地的动静太响亮了，就连上面的简朴纹饰也很嘈杂。咖啡馆里人们谈话的焦点像断了线的珍珠项链，一颗颗滚到角落里捡不回来；马路上赶早高峰的司机摇下车窗，花店门口的遛狗老太停下步伐，她那两条京巴狗也齐刷刷看向这个急急忙忙的刽子手。所有人都在想，他这是怎么啦？又是哪个倒霉蛋误了奔赴地狱的时辰？那可怜人，真遭罪。

实际上，就连盔甲里的刽子手本人也不明白自己究竟想要去哪，只能任由直觉引导自己。将他从睡眠中唤醒的那个声音，他把它看作一条噩耗——因为它听起来跟他这辈子最好的兄弟如出一辙，多么凄惨的呼救，多么撕心裂肺的喊叫声。以往每一次都是次日将要人头落地的死囚跑到他的睡眠当中发出这种呼喊——他越想越焦急，想起已经有个把月没在任何谈话中听到雷奥的音讯了。

第一章x0.25

他握着那把大斧，披挂全套银甲，挤在周末早晨逛街的人群之中。他为自己的体积不断道歉，但没人听见他。那双铁靴踏地的动静太响亮了，就连上面的纹饰也显得很嘈杂。凡是他经过的地方，人们谈话的焦点立刻就像断了线的珍珠项链，滚得满地都是；马路上赶早高峰的司机摇下车窗，花店门口的遛狗老太停下步伐，她那两条京巴狗也齐刷刷看向这个急急忙忙的刽子手。所有人都在想：这是怎么啦？又是哪个倒霉蛋误了奔赴地狱的时辰？那可怜人，真遭罪。

实际上，就连盔甲里的刽子手本人也不明白自己究竟想要去哪，只能任由直觉引导自己。将他从睡眠中唤醒的那个声音，他把它看作一条噩耗。因为它使用雷奥·冯·戈德施泰因——他这辈子最好的兄弟——的嗓音呼喊。多么凄切的呼救，多么撕心裂肺的喊叫，以往每一次都是次日将要人头落地的死囚跑到他的睡眠当中发出这种呼喊。

他越想越焦急，毕竟已经有个把月没在任何谈话中听到过雷奥的音讯了。根据此人的性格，连续数个月没有给这座城市留下任何深刻印象是不可能的事。曾有一段时间，也就是雷奥声称对霍亨佐伦骑士长的妹妹一见钟情的那段时间，某八卦报社甚至专门为他开了一个栏目，每天都有新的趣闻值得记一笔，题目格式一般为“震惊！年轻的戈德施泰因家主对名门闺秀做出这种举动！”或者“男爵连夜爬上三层阳台，少女掩面哭泣：让他别来了！”人们读过以后会发现，标题与内容之间存在差不多三百个愤怒的拉斯洛·霍亨佐伦手拉手那么大的距离，但出于消遣的目的，他们还是选择信任标题，并且将这个夸大的版本传播开去。

卢加做白日梦似的移动双腿，全然忘记了眼下依然有个直接给雷奥打电话的选项。他笃信自己与好兄弟之间心有灵犀，就像笃信祖母说的“斗鸡的冠子和蚕桑一起煮能治健忘症”那样。不知怎的他就是能感知到，雷奥现在正在一个只有他能寻到的地方受苦——神智紊乱，奄奄一息。如果雷奥在受苦，他自己也无疑是在受苦。

直觉牵着这个被忧虑淹没的刽子手穿过了一条又一条马路，换乘了一辆又一辆公共马车，从城北径直赶到城西，从清晨径直赶到午后，最终来到了渔贸市场的废址。这里距海很近，曾经是个接纳往来客商和异教徒的驿站，后来随着王国海运中心的转移而渐渐式微，最终登上了整个西城渔业沿岸而下的三桅大船一去不复返。

他踩着往日的狼藉走进罐头加工厂，里面很暗，原有的旧器材被移向两边，地上的尘埃明确显示出数对脚印的形状。他观察了一会，推断脚印属于四至五名成年男子，最早的脚印已经被又一层薄灰覆盖，而后同样一批人又走了不少个来回，每次都会留下覆盖着不同厚度灰尘的脚印，衔接了从大门通往地下室的这段路程。

福尔考什·卢加先结论一步奔向了地下室，在红色应急灯的照射中跑下二十四级台阶，拉开三至四层悬挂在天花板上的防水布，推开一张带轮的手术床，一头扎进一股极其刺鼻的气味里。

他停下脚步，用充血但审慎的眼神环顾了整个空间里所有的事物，迅速定位到了唯一值得他关心的那一个：蜷缩在墙角的一小团阴影，裹了一层毯子，不断在发抖。那必然就是他的好兄弟。他毫不犹豫地上前，血腥味、恶臭味以及另外一股无法形容的异味随着他的接近愈演愈烈。他蹲下身，斧头搁在地上，试图将毯子掀开，但那团生物立刻发出了一阵极不情愿的呻吟声，扭动着躲开他的接触，于是他只好作罢。

“是我。”他说。

那可怜巴巴的东西猛然停下来，也不再发抖。

“是你？是卢加吗？”只有一个完全破碎的嗓子能发出这样的声音，但那确实是雷奥在说话。

“是我，好兄弟。我来了。”

“你是真的！”那团毯子开始剧烈地形变，像是几乎忍不住要弹起来给卢加一个拥抱，但还是忍住了。

刽子手看见毯子底下时不时露出一些棱角分明的肢体部位，还有闪闪发光的黑色鳞片。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好兄弟，你绝对会来找我！但是……”毯子里的雷奥软软地瘫下去，一条几乎等身长的爬行类动物尾巴露在毯子外面。

“但是你绝对想不到他们对我做了什么。我太命苦了。我现在还是想哭。你绝不能看见我现在的样子，我怕你承受不住。”他显然认为那条毯子很好地包裹住了自己的全身。

“你告诉我吧，我顶得住。”

“哦，不，我不要听你心碎的声音。因为我的心已经碎得不成样子了，为我自己。”

雷奥又动了动，这回露出来的是半只爪子，卢加觉得它看上去极像龙的那种爪子。他读小学时候，学校组织过集体观看介绍这支敌对种族的纪录片。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一幕就是人类士兵给一名龙类战俘佩戴镣铐，他们甚至不得不架设梯子、多人合力才得以将那些金属器具固定到龙的身上。而龙，闭目垂首，不对他们的行为做出任何反应。

雷奥依然在喋喋不休：“我会失去我那美丽正直的未婚妻的爱情，我会永远失去它。我的阿芙洛黛忒，她只要看见我就会觉得我恶心。她会骂我是怪物。好兄弟，我知道你爱我就像我爱你那样，你只会为我心碎，这种痛苦只要我一人承担就够了。”

“你去年就已经和芙洛诗卡和平分手了。”卢加忠肯地提醒。

“再也不会有好女子的心为我绽放！”

雷奥一翻身，于是卢加看清原来他身上也正穿戴着一身盔甲。单从背甲上来看，无论是工艺还是黑金的配色都像极了古代某一支王族的风格，刽子手脑海中立刻闪出几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但他打算留到之后再细想。

“你想喝点水吗？”他问。同时想到也得尽量弄点食物过来。

毯子底下的人似乎点了点头。于是刽子手站起身，绕过地上那一大摊血泊，绕过各类刑具和手术器具，绕过地板上巨大的魔法阵和燃出诡异绿火的大蜡烛，去架子上那堆箱子中间找了找，果然找到了满满一箱瓶装矿泉水。他拿了一瓶，又回到雷奥身边，直接把那张臭烘烘的破毯子掀开，底下的人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一只爬行动物的竖瞳透过头盔缝隙惊恐地望着他。

“啊呀，”雷奥惊呼，“被你看见了。”

但是现在卢加的心已经完全揪了起来。他本以为雷奥受的肢体伤不至于太重，毕竟他还能像那样与自己交谈，身上也始终没有鲜血流出来；但现在看来，那完全是因为雷奥·冯·戈德施泰因本身就是个能够乐观面对一切的人，而他身上的鲜血可能已经差不多流干了。他整个人就跟身上的盔甲一样残破且不完整。刚才之所以没有显露出任何伤口，是因为他身上遭受过的所有伤害都远远超出了“伤口”的狭义范畴。

刽子手的双膝颤抖着，半跪下来，他抬起雷奥那颗已经和龙类或者说蜥蜴全然无异的头颅——左半边完好，右半边则是字面意义上的“不翼而飞”。爬行动物的口鼻部骨骼浸泡在发黑乃至发紫的肌肉群和血液之中，只有从眼球往后的部位好好地生长着皮肉，看起来像是上帝制作了一半便遗忘在角落的造物。

他的视线移向雷奥的胳膊。刚才在来路上他曾看见过断肢，未敢去深想，现在才知道那些人居然真的把他可怜的兄弟的整条右胳膊卸了下来，继之以一条结构极其复杂的人造假肢，只是这条假肢缺了手掌（或者说爪子）的部分。

“我没法再挥剑了。”雷奥挥动那条假肢，自嘲地笑着，仿佛已经感觉不到右半张脸开放性伤口的剧烈疼痛了。于是卢加开始替他疼。

刽子手沉默地拧开瓶盖，找了半天角度才把水喂进那张比人类长不少的嘴里。尽管还是有不少从另一侧流了出来，但这姑且算是他们的第一次胜利。

“我们会想出办法的，”他说，“对于一切。”

他在说话的时候努力地望着雷奥的眼睛来让自己这句话显得更像个承诺。他现在不能把恐惧和痛苦表现出来，并且在接下来的任何时候都不能表现出来。福尔考什·卢加说自己“顶得住”，那么他就会这样做到。

第一章x0.31

这时候夜在窗户外边熊熊燃烧，每一个入睡的灵魂都为它提供新的柴火，将它熬得越来越浓，且逐次趋近于黎明发灰发白的尘烬。在法莱嘉的某一家税务所里，时间就和这世上任何其他税务所一样停留在早上十点。布兰登·艾尔芬奇登记完手头上的最后一份单据，将所有校阅完毕的纳税申报表按照索引叠放整齐，心满意足地伸了个懒腰。他在这永恒的七月上午当班已经超过三个年头，桌面上的藤蔓盆栽早已摸清了这张工位的地势，并且已经生长成他伏案办公的轮廓。他从植物茎叶中间抽身出来，仔细清理掉衣物上的蚜虫，面对着墙上笑意盈盈的财务大臣巨幅招贴画进行每日的“尽职沉思”。他今天工作完成得不错，跟每一位路过的同事都微笑着打了招呼，甚至，一整天下来只开了三次小差。他为自己的表现感到骄傲。财务大臣那两颗亮闪闪的白门牙也散发出了赞许的光辉。

收拾好公文包之后，布兰登·艾尔芬奇便准备打卡下班。每一个加班日他都会为自己预留不多不少的刚好二十分钟，利用其中的六分钟不紧不慢地漫步到车站，半路会花十分钟拐进超市挑选食材并购置次日的早午餐便当，剩下的四分钟用来给车站附近的一小群流浪猫投放食物。末班马车从不误点，他也从不容许自己的时间表上出现哪怕一秒的误差。

但是，就在一切准备好滑入它们工整完美的轨道之时，有人从门外闯进来了。附玻璃的门扇重重甩到墙上，夜的火势蔓延进来，几乎立刻就熏黑了门厅的角角落落。两块灼痕，一个银闪闪，另一个黑黢黢，身上散发着不同程度的臭味，朝着目瞪口呆的税务员扑来。

布兰登好不容易才辨认出那银闪闪的是谁，虽然主要靠的还是那把巨斧。“枭首”，传说中的开国十二骑士留给后世的武器之一，目前的主人是皇家执法队中的一员。此人曾在阿西法耶德大公生命垂危之际出手相救，因而获得了这把传世名斧作为奖赏。

“感动法莱嘉十大青年”中的一员竟活生生地出现在自己面前，布兰登立刻站直了身子，只觉得一股热血贴着后背往上涌。他已经准备好接受来自王国的任何紧急密令了。

但是身披银甲的执法者二话不说就把怀里那坨漆黑的东西放到了桌子上，动作小心翼翼的，像是生怕它挨了桌面就碎掉。布兰登的笔筒被那黑色生物挤到地上，他最喜欢的钢笔在着地时发出了一声非常不乐观的脆响。那叠整理完毕的申报表也劈头盖脸倒坍下来，纷纷扬扬飘洒得到处都是，彻底分不出索引顺序。

税务员脆弱的神经不断遭受折磨，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今晚不可能赶得上末班车了，猫咪们会饿肚子，第二天则轮到他自己。他的脖子缩紧，双手攥拳，尽可能平静地问：“请问有何贵干？”但立刻回答他的却不是“枭首”的主人，而是桌子上那坨黑色的东西。

“布兰迪！我好想念你——”

它听起来那么惊喜，又那么虚弱，仿佛单凭意识而不是用躯体在发声，但布兰登还是吓了一跳。他没想过这东西居然会说话，甚至还听起来这么耳熟。一想到那个名字，他的心就开始绞痛，太阳穴也一跳一跳的疼。

“雷奥？”他试探着问了一声。

一只蜥蜴的大眼睛刹那间睁开，又一次将他吓得魂飞魄散。那条人形蜥蜴似乎正想要撑起身子看看他，但是却没有足够的力量能够完成这个动作。穿银甲的人立刻走上前来，依旧用那种担心他整个碎掉的动作幅度，让他靠在自己的臂弯里。

布兰登不得不移开视线，以便不去看那半张仿佛被什么东西硬生生啃掉的脸。

“我叫福尔考什·卢加，法莱嘉中央监狱的刽子手。”穿银甲的人终于开口了，是一种布兰登没想到的踏实嗓音。踏实得简直有点愚钝。

“我的朋友雷奥——也是您的朋友，现在非常需要得到治疗。我没有办法在天亮前带着他回到城北的住处，请问您愿意让他留宿一天吗？”

税务员上下打量了一遍这个诚恳的男人，又用余光悄悄瞥了一眼雷奥，那副非人的惨相竟让他心脏里的钝痛疏解了不少。他嘴角几乎勾起笑来，但还是尽可能压下去，转而露出一副凝重的神色。

“多谢您的信任，”这是看着刽子手说的，他接着把视线转向雷奥，过渡出一副苦涩且悲悯的神情，“我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亲爱的朋友，你这是遭了什么样的罪啊。”

雷奥眼里闪着泪光，“每天晚上我都想着你才能够入睡，想着‘我最好的朋友这时候在干什么呢’，这样才安心下来。因为你总能把任何事都做得那么完美，我从你的名字里汲取到了力量。”他眨巴着眼睛，“能再次见到你真好。”

“能再次见到你真好。”布兰登也流露出欣慰的笑容，虽然依然一步也不愿意靠近这条人形大蜥蜴。